154
42
34

通鑑紀事本末

五

通鑑紀事本末　第五册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一五六函
四卄五架
三五號
四二册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佗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轝係解、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爲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董賢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帝

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秋八月、中山孝王興薨、冬十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

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恭王後、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爲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

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

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諭、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成侯、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眾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

午、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曾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聖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是大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雨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伏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爲本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汝頼漂涌與甫水竝爲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怒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冬十月癸酉以師丹爲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家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涸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獨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

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舉不得遣復爲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九月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

議作義

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

卒難倒

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卒難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薄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謙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

意作恭

丁丑上當有春正月三字

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意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二年、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宋慬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撓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

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夏四月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乙亥策免光爲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朱博既爲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爲公卿列

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哀麗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寵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

諫大夫楊宜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

成都侯商中子邑爲成都侯、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
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秋七月傅太后怨傅喜不
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
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
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卽許可博
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
事與喜相似卽幷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
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
喜疑博玄承指卽召玄詰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
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
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

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上欲令丁傅
處爪牙官以光祿勳丁望爲左將軍、
四年春正月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
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
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
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
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
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
下詔封商爲汝昌侯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后、　元
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
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

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咎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曰食明陽爲陰所臨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

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併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曾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忽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丁巳皇太太后傅

意作謀
亡作忘

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大司馬王莽白太皇太后、
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意背恩亡本專恣
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
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
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
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傅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
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家高與元

發下太字

帝山陵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
家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家次太后以爲既
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
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
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賜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
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
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董賢嬖倖

漢哀帝建平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
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
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

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以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恩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　三月、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永相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咸曰、賢貴、其餘幷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慕賢等本奏語、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慕許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不得已、且爲之止、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令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

出上有一字

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勞賜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頒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譏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入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矣今奈何及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皷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君無一得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

吳作也

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肯加惻隱於細民耶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
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
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
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
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
用致富非天意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
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緣繒而已共皇寢廟比

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
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
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
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
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官猶不至
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
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譁譁群臣惶惑詔
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
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天惑其意不
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愼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窮內悲傷

無寵臣二字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逆豫無獻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漫不說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亓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

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諂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臧幷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爲司隸　上託傅太

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及賜
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
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
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
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愛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
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
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
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
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嘗爲
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

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
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
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
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
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
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
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
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
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
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爲相等
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

惡主讎之意免相等皆爲燕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爲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爲嘉罪名雖應法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椽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

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出見使者再拜受詔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闕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瞿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

無佞邪二字

書下有事字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閱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惡高安侯董賢賢父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尤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

十二月庚子侍中駙馬都尉

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爲侍中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子寬信求咸女爲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

無心字

無下皇字

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久之太皇太后爲閎謝復召閎還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襄神蚖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夏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

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已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請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皐擊殺詡、

王莽篡漢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慼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驁爲皇太子、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愼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爲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鳳爲衞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

上元年之元字當作二

疾上有視字

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得侍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上意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　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關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詔曰朕寡昧不明不能奉順陰陽災異數降天地不應朕之不德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匈奴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無異楚懷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

無對字

專欲倒

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縞恐陛下舍昭
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
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爲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
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
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
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
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
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永相
王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鳳
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婢通
及女弟淫亂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爲暗昧之過
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
素侯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
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 夏四月壬寅
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
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
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
子安嗣爵爲樂昌侯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

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欲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劇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芻雖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宅王不以往事爲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

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其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

象作咎

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象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自以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濫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

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衷欲絕繼嗣之

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愼、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

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屛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群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

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党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所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

上白當作秋字

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襃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自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道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薦音自代言譚

兵作職

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爲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徵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

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重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縣
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
尹知成都侯商等肴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重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
樂禍敗而欲自縣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
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
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舅寵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
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仁悔慶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
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秩郡

杜鄴時為郎素善重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鄴
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就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
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
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尊
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
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
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
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
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
重鄴、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

位下有者字

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垂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乙未、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恩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來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冬、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爲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

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爲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幷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

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幷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

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緣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東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

陛上有頗字

柄天下雖有不順莫能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大爲鵰鶚遺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悶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下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陛下循高祖之軌杜

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
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往者不可
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王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
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
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
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
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
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
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
火始庸庸斲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
納

紅陽矣以下係七月

上萬作億

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
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爲九卿坐爲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幷
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幷
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
月乙未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
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
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
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爲大司
馬驃騎將軍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
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

宅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十一月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搖於聲色許后姊孀為龍額侯夫人寡居長與孀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孀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

孀每入長定宮輒與孀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侍中驕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待曲陽侯病因言長貪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奢過根怒曰卿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因上封事為

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安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

母若歸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饗后藥自殺上以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嘗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

無皆驚二字

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京帝即位、

五月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六月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莽復乞骸骨、

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

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莽邑戶以爲特進給事

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王莽前爲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誅、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事見丁傅用事

元壽元年、初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考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莽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

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爲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闕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內大守趙昌譖害鄭崇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爲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葬火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奏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以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樔穅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奏曰今漢家承比

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奏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鞫豐甄邯爲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每號令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

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耗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族眞溝瞀恭白太后聚免宣使就國恭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

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令願得保光等功賞德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　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

都侯莽爲大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群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

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壟斷知太后老猒政乃風公卿奏言仕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

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夕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兄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寵歸田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燿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僭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晨、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

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即群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萱荾朱草嘉禾休徵同時竝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肉愛身爲國　六月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夫琅琊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

名姓倒

遣之、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秋九月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荅諭厚賞賜焉、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

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竝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柰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夏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群公群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

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佗師、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

新息召陵互位

後之詔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竝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

四年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奉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載及號位已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奉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奉復以所益納徼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奉雖專權然所以証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爲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譽奉奉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奉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有見孤寡貧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奉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

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王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輸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大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蔄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分天下爲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又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徒之西海徒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東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

願作事無下事字

無爾孺子三字

章下議者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爵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莽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衣冕衣裳璗琫璗瑑句履繶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歛孝平加元服葬康陵、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煇光謝

事上有曰字

置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柰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壓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置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韠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奏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賛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于上有立字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祫祭明堂羣臣奏言宜因大祫之會時加元服以定大禮莽乃奏言周公輔成王王有疾周公祝於三王請以身代王有疾不豫不可以不祈請於神今皇帝幼年有疾變臣願以身代皇帝之命藏於金縢之匱誥群臣勿敢言莽於是北面稽首再拜受冊書藏於高廟因以自劾曰臣莽不德不明不能奉稱皇帝之意以致大病皇帝深執謙德不肯聽臣臣莽誠惶誠恐不敢隱匿謹以聞莽既稱病不出公卿皆惶惶不知所爲或說大司空甄豐曰公不見周公乎公卿皆往問疾豐乃入問疾莽曰公來何爲豐曰公病甚公卿皆憂故豐來問疾耳莽曰公言過矣吾聞天生德於己誰能害之今我德不修天將奪我命公其憂之豐曰公德如此天不奪公命莽曰公言何其過也公不聞周公乎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天報以壽今我無大勳勞於天下而天報以壽是我命當盡也公其勿言豐出莽復

無者字

之尊皇后曰皇太后、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宗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末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爲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闕不如巧爲奏自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十二月群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奏可、

二年五月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

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幷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況爲奮威將軍凡七

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竝爲橫塹將軍屯武關義和紅休侯劉秀爲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竝發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縣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西擊明等以常鄉侯王惲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

無而字

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曰抱孺子禱郊廟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　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遺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苗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初始倒

初始元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爲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及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幷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鬨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鱷鯨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眞之事矣　羣臣復

閻作豔

無大獲天人之助六字

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爲公封兄子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　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兇令殺人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宇及獲之字也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爲侯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　十一月

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皆見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

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啟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節眞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節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寘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節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

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皇帝之後皇始祖者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未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節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繆)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將節眞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節位請璽太

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稚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合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稱而莽疎屬王諫欲謟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

班虎賛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爲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爲妻立以爲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封宇子六人皆爲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以太傅左輔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劉秀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賈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者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

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爲六監皆上卿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常樂室長安曰常安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線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爲任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

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於是漢諸侯王二十二人皆降爲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爲子其後皆奪爵焉、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甚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帝爲始祖追尊陳胡公曰陳胡王田敬仲曰齊敬王濟北王安曰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封陳崇田豐爲侯以奉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漢氏園寢廟在

京師者、勿罷、詔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恭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改漢印文去璽曰章、

二年春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曾王閎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恭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侮、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窮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孰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畫廬衡、爲淮南、湘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

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參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而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

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勇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

無下罷字

師下有公字

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等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絶其萌牙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絶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答鞭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爲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絶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竝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爲莽腹心唱導在位襃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竝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竝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眞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

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爲更始將軍與賈餗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侍中隆威侯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王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沉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

屍傳致云云

三年莽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爲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是爲四友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爲胥附捷走先後禦侮是爲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等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爲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大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

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火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雨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日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豪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僞名郇相爲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喻糜郭欽爲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冠大夫

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四年、初莽爲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隋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篡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曰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

太后服喪三年、

天鳳二年春二月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聚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待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埶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瀕相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實官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官左右

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黨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

南陽馬武頻川王常成丹等起兵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

五年春正月以大司馬司允曹興爲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畧興對曰荆楊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閭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

事見光武平赤眉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已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皇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五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調校尉之號焉兼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秋七月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

上作大　調作稗

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汝南郅惲明天文歷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爲輔因爲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

是歲南郡秦豐聚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刻漏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導飾虛僞以諛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雖萬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發棘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賊馬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騶乘紛紛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

無轉掠求食四字

無賊字

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詔平連帥田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幷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及甚於賊、宜盡徵還秉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三年、夏四月、遣更始將軍廉丹等東討眾賊、事見光武平赤眉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綠林賊遇疫疾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宋鮪張邛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

王匡王鳳互位

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廩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錢作餓
亶饑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無上以字
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莽以詔書讓庸丹曰倉廩實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

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及城附賊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車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

其印敝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犇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恭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漢宗室劉秀等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事見光武中興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二月、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爲皇后、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剿絶之矣、王莽遣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發兵四十二萬、圖昆陽、劉秀發諸營兵三千人、大破之、事見光武中興

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夏六月、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贊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族、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劒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幷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

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爲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宮侯苗訢爲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鯫魚讀軍書倦則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八月王莽使大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進攻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飧粥甚悲哀者除以爲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破莽波水將軍追斬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

將下有軍字

枢作棹

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吏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棹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柩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朝兵從宣平城門入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覺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燔亡已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竝和燒作室門爰敬法闚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

無欲沮池水四字

殿之漸臺欲阻池水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王巡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閒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鬬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賁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賁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奏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秩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顧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光武中興

王莽地皇三年、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簒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簒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

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爲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編名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編自發舂陵

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編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欽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十一月劉編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馳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編弟仲及

泚作沘

宗從死者數十人、縯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臨沘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皇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即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印言之、丹印負其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甚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幷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

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與戰於淯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各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印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

與司徒王霸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疆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强大幷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

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延尉大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棄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

宛下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劉秀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斬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惟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郤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淮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嚮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劉秀復徇頴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頴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劒視之縯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譖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爲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事見王莽簒漢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

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衡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以大司徒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

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竟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歸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　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立爲天子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遣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

泚作泚

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事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祉爲定陶王慶爲燕王歙爲元氏王嘉爲沘陽王王匡爲沘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陳牧爲陰平王衛尉大將軍張印爲淮陽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驃騎大將軍宗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鄗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宛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文使李通鎮荊州王常

斬作斬

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劒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埶其稗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海內垂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

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劉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賴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歎慷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郎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蒿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

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鄗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

苗作爰

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及廣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菅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苗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刀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燔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兵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眞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眞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爲破虜將軍俊爲安集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頼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二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曰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況曰邯鄲扳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孤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勸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

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緜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纔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

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竝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幸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竝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辨也

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太形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

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斬漁陽太守彭寵順察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鄗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太形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大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狗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僉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

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糗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賨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　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

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遣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城皇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乃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

異北間有得字

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内孤弱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轘轅河攻温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内寇恂恂即勒軍馳出竝移告屬縣發兵會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絶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矣温則郡不自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奮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檄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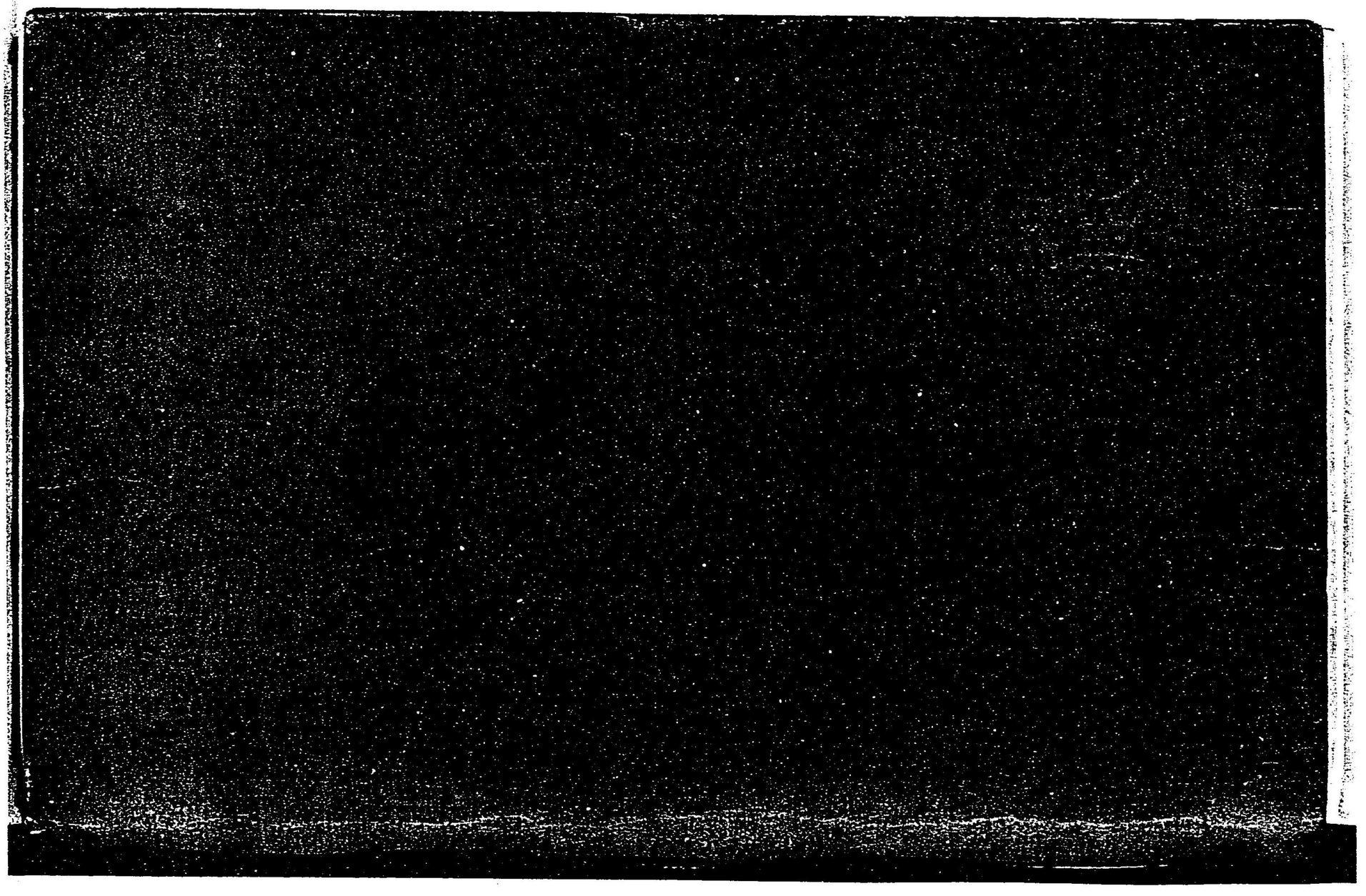
無諡部二
序

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　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秋七月己亥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圍朱鮪於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延尉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卽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彊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起高廟于洛

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154
79
34